

實 事 小 說

率
小
短

小 小 日 報 社 印 行



MG

1246.7

117



3 1773 9789 4

實事小說

實事小短

時威

館生著

玉鏡銀鈎 斜掛前山頭 映碧波 長空漂渺 暮雲收 淡蟾光 河漢沉沉射斗牛

李白飛觴醉 東坡赤壁遊 問嫦娥忽闕忽臨臨皓魄 伴誰賞玩 伴誰遊

右闕題詞 係詠月的佳句 記得從前 北京盛興八角鼓 名曰太平鼓詞 內中玩兒

票的子弟老師 很有些個文人墨客 故此所編的岔嘯快書 多屬文雅不俗 在下雖

沒跟子弟老師傳走過局 可是時常聆其傑奏 隨便記下這首填詞 今天將這首詠月

的詞句寫出 作個開場的引子 並非記者自撰 所以不能不表白於先 省的落個掠

美之誚 話已交代明白 接着開書要緊 話表前清光緒年間京兆大興縣所屬 京東

東壩鎮有個姓李的 年約三十來歲兒 此人生來的短小精悍 是個五短的身材 身

體矮小 從小兒在鄉下場子跟人學過幾套拳脚 就是胆子最大 說話就瞪眼睛 在

東壩住了好幾輩啦 離東壩左右 出去百八十里提起東壩小李來 沒有不知道的

並且最好交友 淨拜兄弟就有七八十口子 大家因為他身體矮小 遂給他起了個外

號兒 叫作李小短兒 李小短兒娶妻焦氏 是西集糧食市上 扛糧焦大的女兒 生

李 小 短

一 小小日報社印行

368850

實事小說

李 小 短

二 小小日報附刊

來性情潑悍 膂力過人 在東塢很有夜叉名兒 人皆以母老虎呼之 一腦袋的黃頭髮 小母狗眼兒 大嘴岔子 獅子鼻 鼻孔朝天 兩支大抹子的脚 氣死金頭蜈蚣 寶氏 不讓打虎媽媽劉氏 與顧大嫂孫二娘差不了多少 其凶狠暴橫也就可想而知了 連李小短兒全都懼他三分 家裏種着二三十畝莊田 倒也頗足過活 無奈李小短兒在外頭好結交朋友 未免的拿錢不當錢 每月入不抵出 李小短所交的朋友也是鄉下的屎蜢螂 土蜘蛛 沒有一個安善良民 俗語兒說的不錯 人以類聚 物以羣分 一點兒不含忽 李小短兒自以爲是眼皮雞 肩膀兒寬 漸漸的就魚肉鄉里 橫行無忌啦 雖不致像艷陽樓的高登 小東營的羅似虎 公然搶男擄女 其一種強梁霸道 所有京東一帶 商家住戶 沒有一個不怕他的 李小短兒的名頭 固然遠近皆知 只於就是家計不甚充裕 李小短兒非常的焦急 再赶上旱潦不收 更糟心啦 李小短雖然着急 苦於沒法子可想 這天飯後無事 由家中出來 在東塢街上閑溜 在早年東塢西集 順義縣 孫河 牛郎山 都是大集鎮 三街六市 鋪戶齊全 很是熱鬧 不似而今那四外蕭索萬狀 多見樹木少見人 李小短兒因爲每月坐吃山空 心裏非常悶悶不樂 要是竟在家裏連懊帶膩 也懊不出錢來 莫若上街散逛散逛 看看有什麼可幹的營生 就可以插手 省的在家裏苦待着 李小短兒在東塢街上 走了半天 見來往之人甚多 左不都是各村住的鄉里鄉親 差不多出去

實事小說

百八十里 誰都認識誰 鎮店上有不少買賣糧食的 趕集置買零碎物件男女 尤其的擁擠 鄉親門看見李小短全都招呼 李小短兒別瞧是個土棍 遇見左右鄰居 以及朋友 前三搶兒很讓人過的去 外場決不落空 李小短兒在街上 正在閑逛之際 忽聽身背後有人叫他 說是李大哥上那裏去 李小短兒聞聽 扭頭回頭一看 見是鄉親老王家的王二怔頭 李小短兒當時滿臉帶笑說 二弟嗎 我是閑活動 王二怔頭也是本街上的一個土蜘蛛 素日欺壓良善 很不得哥兒們 跟李小短兒可是非常的莫逆 王二楞頭說今天大哥既是沒事 不用這麼老早的回家 咱們小哥哥倆上燒鍋喝酒去 李小短兒點頭 說也好 咱們兩個人老沒在一塊兒喝酒啦 今天咱們哥兒倆上燒鍋得多喝一喝 王二怔頭於是同着李小短兒直奔燒鍋而來 半道兒上王二怔頭買了幾兩鹹驢肉 用葉子托着 兩個人說話答理兒的 到了燒鍋之內 坐下將驢肉放在桌子上 在燒鍋借了兩雙筷子 燒鍋的夥計 給倒過兩茶盃酒來 兩個人一面喝酒一面聊天兒 李小短兒便問王二怔 說是近幾天怎麼不常見你 王二怔頭說 別提啦 這幾天我竟在趙七的寶局哪 李大哥有工夫兒可以上趙七寶局湊一湊去 李小短說 我這些日子正悶的了不得 很想找個地方兒解解悶兒哪 王二怔頭說 今天您要沒什麼事 我同您去蹓蹓怎麼樣 王二怔頭也是想借機會跟李小短接近 李小短說 腰裏我可沒帶多少梢 王二怔頭說 多帶時運 少帶梢 回頭下

李 小 短

三 小小日報社印行

李 小 短

四 小小月報社印行

上注 就能滿堂紅 李小短哈哈一樂說 借你的吉言吧 說話中間 王二怔頭同着 李小短走出了集鎮 拐灣抹角 來到一個村子之內 但見路北朝南 有一座小廟 一共有兩層殿 後殿並沒佛像 是空殿 寶官兒作夥兒的都在後殿哪 當中擺着寶盒子 支着寶案子 要家兒全都圍着下注 亂亂哄哄 王二怔頭先把李小短同到前院西配殿裏坐下 原來西配殿是帳房 趙七正在櫃旁邊坐着喝茶呢 李小短一進屋子 趙七抬頭一瞧是李小短 不免心中一動 暗想他幹什麼跑了來啦 李小短本是東塢著名的惡霸 無人敢惹 趙七錯會了意 還以為李小短到寶局來說兒來了呢 王二怔頭看見趙七臉上有點帶神兒 趕緊說道 你們二位不認識嗎 李小短笑嘻嘻的說 我跟趙七哥是多年的朋友 焉有不認識之理 趙七年約三十來歲 身體肥胖 好像一口豬似的 肚大腰圓 坐着還喘哪 光着個大脊梁 辮子疊了個鬚髻 穿着一條月白衣兒 塌拉着鞋 丸子似的大肉腦袋 撇着大乖乖岔兒 手裏搥着一把芭蕉葉兒的扇子 聽見李小短一稿交情 方才把心放下 知道他此來沒有什麼歹意啦 趕緊站起身來 衝着李小短作了個半截揖說 今天那陣香風把李大爺給吹了來啦 李小短也還了一揖說 我在集上碰見了王二兄弟 他把我給約來解會子悶兒來啦 趙七說 好好 您先喝茶 回頭再上後邊解悶兒去 說着便喊夥計沏茶 一路張羅 趙七在本街上 也是說的起來的光棍 外號叫大肚蛤蟆 要不是鬧將 如何能

實 事 小 說

開寶局呢 橫行霸道 蠻橫異常 趙七娶的是一個活人妻 叫王三姐 兩個人搭幫過日子 跟南省的拚頭一個樣 趙七訛八的一筆錢 在本街關帝廟開了一座寶局 每天有一羣賭徒 都上趙七寶局押寶 也有輸了打吵子的 也有誠心硬兒的 從打寶局開盒子之後 倒是沒遇見跳案子的 王二怔頭就是趙七的夥計 很是能幹 大肚蛤蟆趙七知道李小短前來當賭家兒 自然格外有一番應酬 再說趙七比較起李小短來 字號相差甚遠 打頭捧李小短的人多 李小短在帳房之中 喝了兩碗茶 站起身來 衝着王二怔頭說道 走哇 我們到後邊看看去 大肚蛤蟆趙七說 怎麼您不喝了嗎 我可不陪您啦 譚王二弟把您同過去吧 回頭由帳房給您預備梢 李小短說好吧 用多少在水牌上給我浮記個碼子就得啦 說罷同着王二怔頭兩個人出了配殿 由頭層殿繞過鑽山兒 就是後院兒 但見院子之內 站着許多人 連譚究帶嚷嚷 有說前兩寶開的真叫邪行 有說後一寶差拐 不然準押上啦 窮說一陣 內中差不多的都認識李小短 院子裏寶案子上作活兒的 以及賭家兒 什麼張哥李哥羅老哥 無不招呼李小短 說是嚇 今天李爺怎麼這們閑在呀 李小短也滿臉陪笑 可不是嗎 今天沒什麼事 到這邊湊湊 王二怔頭便問案子上的夥計 上寶開的是什麼 夥計說 上寶開的是么 說話中間 寶官兒已把盒子又捧上啦 賭家兒大衆 擠了上去 按注押好 李小短還是押么 寶官兒揭開蓋兒一瞧 果然是

李 小 短

五 小小日報社印行

實事小說

李 小 短

六 小小日報社印行

么 頭寶總算叫李小短給押着啦 簡段節說 寶官兒捧上寶盒子 李小短接二連三足一押孤丁 贏的時候兒 總占多數兒 李小短心中甚是歡喜 大家正在喧譁之際 這工夫兒 忽見由殿外走進一人 光着脊梁 肩膀上 扛着件破藍汗褂兒 年約四十多歲 赤紅臉 酒糟鼻子 外帶着七孔朝天 一進門兒酒氣噴噴 說話舌頭透短 此時寶官兒又把寶盒子捧上啦 這個人一道叫字號說 我姓孫排行第九 住家在東直門外二里莊 今天打貴處經過 看個朋友 知道這塊兒有個趙七寶局 雖然不敢說輸打贏要 可是沒帶着富餘梢 俗語兒說的不錯 光棍愛光棍 猩猩兒惜猩猩兒 誰讓我走路脫缺盤川了呢 今天先在帳房兒給我浮擗個千兒八百吊 改日奉還 那位是案兒上的夥計 大家一聽這小子一道叫 全都一楞 知道是個膩將 王二怔頭不能不過去了事 平常吃局上喝局上 如今出了毛包 來了刺蝟 還能不過去搗一水嗎 當時走到孫九的身旁說 朋友 打算要打會子哈哈解會子悶兒嗎 你知道外場光棍調不知道 進門兒都是現錢注 要是誠心攪局 我們得瞧一水 孫九見王二怔頭其貌不揚 說話所透着面苦語辣 別人都都不答碴 就是他答碴兒 就知道他是寶局上的攪橫兒的 當時把眼一瞪 故意哈哈一陣冷笑說 怎麼着貴局要打算瞧我嗎 可以 今天孫九太爺渾身全是梢 手腕子剝下來押注 說着直奔寶案子 看那樣子是實意兒候閉眼啦 李小短在旁 看見這種情形 心說我何不過去排

實 事 小 說

解調停 一來可以跟大肚蛤蟆趙七要好 二也可以跟這姓孫的交個朋友 大概這個姓孫的是個硬插扛兒 日後自有用處 李 SHORT 想罷 立刻上前調停 衝着孫九說 孫九哥你不認識我啦 我是東塢李 SHORT 嗎 既然今天來到我們的門口兒啦 還能讓孫九哥栽跟頭嗎 趙七跟我也自己哥們 九哥樂意要會子 自管下注 兄弟這塊兒贏着哪 輸多少都是我的事兒 小事一段 滿不吃勁 來 押您的 李 SHORT 這麼一跳動 把個孫九給說背啦 時常聽人傳說東塢有這麼一個李 SHORT 是個人物字號 如今真就碰上他啦 原來孫九也是二里莊的一個地痞 外號兒叫土蜘蛛 歪帶着帽子 邪惡着眼兒 撇唇子拉嘴 聽說趙七寶局 近來營業發達 又搭着自己手內缺銅 找不出飯落兒來 一想何不去到趙七寶局上 訛他一下子 俗語說的不錯 怔打金鐘一下 不敲鑊鉞三千 趙七是本地一個人物字號 要是把他虎下去 就有飯啦 每天可以從寶局拿幾十吊路臂錢 主意想好 故此才上趙七寶局上找碴兒打架 不想李 SHORT 正在此處 李 SHORT 見是孫九 誠心到寶局犯毛 一想我何不上前排解 也顯出我的外場來 把事給了啦 趙七也佩服我 所以李 SHORT 挺身而出 遂高聲喊嚷 說別際別際 彼此都不是外人 孫九趕緊奔到李 SHORT 的面前 作了個大揖 說我當是誰 原來是李大哥 皆因李 SHORT 無人不知 所有混泥土棍 素日沒有不怕李 SHORT 的 孫九也是最慌李 SHORT 今天聽見李 SHORT 說話 那敢不過去招呼 外帶

李 SHORT

七 小小日報社印行

實事小說

李 小 短

八 小小日報社印行

着還得和他謙恭 彷彿李小短給解勸 自己光彩的了不得似的 李小短說 孫九哥 今天既沒帶梢 不要緊 小事一端 我這塊兒贏着哪 來來來 押你的 回頭我接着你就是啦 孫九說 李大哥既有慾在頭裏 兄弟不賭啦 改天再湊 李小短說也好 你不賭我也不賭啦 咱們一同走 王二扯頭說 都不是外人 走上櫃房裏頭 李小短給趙七跟孫九二人又引見一番 鬧的孫九也不好意思怎麼樣啦 三個人又說了會子閒話兒 李小短算了贏的錢 扛着起身告辭 趙七親自送伊廟外 李小短跟孫九二人一塊兒走的 走在這兒上 兩個人閒提話兒 孫九說 李大哥 您的彩氣真叫不錯 今天真叫大紅大紫 李小短說 這就是撞大運 什麼時氣 那又叫彩氣 沒輸就算賺的 真個的 這些日子你沒聽見什麼新鮮事兒呀 孫九說 新鮮事兒倒沒什麼 就聽說 高麗營跟順義縣 這兩天透着有點兒不消停 什麼來了一撥兒神團 燒洋樓殺教友鬧的挺凶 內中有大師兄二師兄 據說神人附體 專一保清滅洋 大城裏兒端王府也立了壇了 連西太后全都信服的了不得 孫九說完 李小短心中一動 遂一面順口答音 一面往前緊走 走在四路居 孫九奔二里庄 李小短已然拐灣兒 就到啦 孫九說 李大哥咱們改天見吧 我由四路居往西啦 李小短一把手把孫九揪住說 您別忙 走上我家裏座會子去 孫九搖頭說 改天吧 我特意到府上請安去 李小短由肩膀兒上 顛下一串大銅錢來 說是這兒有六吊錢 您

實事小說

拿去吧。九哥您到了兒多會兒找我去。說個準日子。我好在家裏等您。孫九說：那兒有要大哥錢的。萬無此理的事情。我後天準到東壩找您去。咱們哥兒們總得親近親近。李小短見孫九不肯拿着錢。如何答應。死乞白賴的遞給。孫九哥說是什麼又叫您的我的。您要賺的起我。您就拿。賺不起我就算拉倒。孫九見李小短是實意。不好再推却。只得把六吊錢接在手中。道了個謝。這才分手而別。李小短回到家。中。把贏的錢交給他媳婦焦氏。焦氏便問：從那兒來的錢哪。李小短說：由趙七寶局贏的。焦氏見了錢就喜歡啦。遂說：明天你照舊還給贏這些錢來。李小短說：這可沒有準兒。還許輸比這個多哪。焦氏說：可就別輸。咱們架贏不架輸。我在外頭跟街坊鬪索兒胡。也是輸打贏要（好德行）。李小短住家吃過晚飯。晚晌躺在炕上淨琢磨白。天孫九所說的義和拳的事情。心中暗想：高麗營順義縣。如果真有這檔子事情。我在東壩鎮店上。也立一個壇。反正總得借事生財。明天就到高麗營應騰去。究竟有無其事。按說孫九跟我初次見面。決不能撒謊調皮。李小短想了會子。方才睡覺。到第二天起了個五更。帶上幾吊錢。由家中出來。近奔高麗營。在東壩街上雇了一頭毛驢兒。講明白啦。是來回脚兒。李小短騎驢。赶脚的脚步夫。也認識是李小短。不但不敢跟他講價兒。而且也不敢跟著他。只好將懶驢怒的鞭子。遞給了李小短。說：李大爺您自管騎了去。今天晚晌。我上您家裏拉驢去就完啦。李小短點頭答應。

實事小說

李 小 短

十 小小日報社印行

將懶驢愁接將過來 照驢跨股上加了一鞭 任上大道 墜下去啦 約有半錯時分 李小短在道兒打了個尖 打完尖騎上驢又走了會子 已到了高麗營 李小短各路朋友甚多 高麗營的人 也有認識李小短的 李小短下了驢 手拉偏轡 來在大街上四下張望 也沒看有什麼義和拳哪 這個孫九真是冤人不淺 李小短正在沉思之際 忽聽身後有人叫他 說是李爺家裏坐去吧 李小短回頭一瞧 招呼他的人原來是高麗營的住戶周溜頭 外號叫大腦袋 李小短說 喝 周六兄弟 少見哪 周溜頭說 走吧 咱們上酒鋪兒喝酒去 李小短說 我不陪你 我新近引的禮兒 周溜頭說 該罰我 那們上茶館兒喝茶去 李小短說 那倒可以 說着拉着驢 來到茶館兒 李小短把驢拴在門口外木椿上 進去挨窗戶一張桌坐下 夥計給拿過壺碗 周溜頭又叫夥計給拿了一包茶葉 夥計將茶沏好 兩個人喝茶說話兒 隔着窗戶 還可以看着門口拴着的驢 李小短便問周溜頭 說是真個的 聽說你們這塊出了什麼義和拳嗎 周溜頭說 不錯 我兄弟周老 現在就當義和拳哪 李小短一聽 才知到高麗營 果有義和拳 孫九說話不錯啦 當時又往下細問 說是若怎麼走 在高麗營街上 並沒看見甚麼義和拳 大腦袋周溜頭說 義和拳由壇上出來 沒有準時候 所以你沒瞧見 李小短說 你能同我去不能 周溜頭說 這有何難 我兄弟周老 現在就在壇上啦 等着喝完了茶 咱們二人去到壇上看看 你請他一股

實事小說

高香 三碗爐食餠餌 就行啦 李小短答應 兩個人喝了會子茶 周溜頭將茶資付過 於是出了茶館兒 李小短在門口兒拉上毛驢兒 跟着周溜頭順着大街往西 走了約半里來地兒 見前面座北朝南有一座廟宇 也不知道是什麼廟 但見山門以外 插着兩桿大旗 是否黃顏色旗地兒 黑絨鑲邊兒 大紅火餠兒 當中有黑絨嵌字 是保清滅洋替天行道八個字 周溜頭用手一指說 您看見前面那座廟沒精 就是義和拳神壇 李小短點了點頭 便在餠餌鋪買了三碗爐食餠餌 走到廟門口兒 一個香攤兒上 請了一股高香 周溜頭同着李小短走進了廟中 李小短把小驢兒拴在旗桿座兒上 李小短兒看見迎面是五間正殿 殿前有一個生鐵鼎 鼎內有很多殘香 周溜頭將李小短兒同進大殿之內 李小短抬頭一看 見殿內正中供桌之上 供着老爺關平周倉 兩旁有站童兒馬童兒 原來也是一座關帝廟 殿內有許多年輕力壯的少年 都在二三十歲兒 個的個兒紅布手巾蒙頭 藍布小褂 腰裏繫着紅搭包 紅布腿帶兒 藍布中衣兒 手裏都抱着鐵片兒刀 橫眉立目 大有扛七個打八個的樣式 供桌前頭坐着一人 也就在三十開外的歲數兒 一臉的橫肉 也是紅布手巾蒙頭 跟站着的人 一般不二的裝束 兩肩下繫着大紅彩球 原來這個大師兄就是周溜頭的兄弟周老 殿前擺着刀槍架 周溜頭首先衝着神像磕頭 磕完了頭 然後站起身來 才讓李小短把香划開 此時有旁邊站着義和拳 把爐食餠餌供上 李小短

李 小 短

十一 小小日報社印行

在爐臺上點着香 插在香爐之內 這才恭恭敬敬磕了三個頭 站起身形 周溜頭方才給李小短跟他兄弟周老引見 彼此作揖 周老架子還是端了個挺足 比誰都覺着份兒大 周老一問李小短的家鄉住處 又問高麗營有分壇到東壩去沒有 李小短說沒有義和神團 這小子眼珠兒一轉 計上心頭 暗想我何不將周老請到東壩設壇 我也來個大師兄當當 借着勢力也可以橫行一方 暗含着詐欺取財 跟那素目不對的主兒 也可以借劍殺人 官報私仇 李小短想罷 便跟周老說 我今天是一秉虔心 特意到貴處迎請神團 還求大師兄上我們東壩立個分壇 我們那個地方兒二毛子太多 大師兄周老說 怎麼着東壩二毛子多嗎 那麼我就帶着師兄弟 立刻前往 說着就要上體 李小短趕緊相攔說 大師兄可以暫且不必去 等着回頭我回到東壩 先找一座廟 把壇立好 後天您再去 我好約會本處紳商迎接 不但顯着威武 面子也好看 周老一聽 很有理 周溜頭在旁邊兒說 還是李大哥哥想的周到 就是這樣兒辦最好不過啦 訂規準啦是後天上東壩立壇 周溜頭一死兒的讓李小短上他家吃飯去 李小短說 咱們哥兒們 不在乎飯上 今天我還得趕回東壩去 抓早兒立壇要緊 周溜頭一聽也是 李小短不敢緊自就延 辭了大衆 拉着驢走出廟去 大家把他送至山門外頭方回 李小短一直走出高麗營街 這才騎上毛驢兒 用鞭子足一抽驢跨骨 小驢兒是連跑帶顛 一氣兒跑回東壩 約有掌燈時分 方才到家

實事小說

驢一天也沒喂 後手趕脚的到了他家 李小短給人家四吊錢 趕脚的如何敢爭 不但不敢爭競價錢 外帶還得推讓 不敢公然的就接錢 李小短執意叫他拿着 趕脚的這才將四吊錢接了過來 拉着驢走啦 李小短心中甚是高興 胡亂吃了晚飯 因爲上了驢高麗營 身體勞乏 當時就躺下睡覺啦 一睡睡到天光大亮 翻身爬起 敢緊穿衣下地 漱口洗臉 立刻跑了出去 各處一喧傳義和團 先找地保里正 告訴他高麗營大師兄次日上這本處立壇來 方近那座廟空閑着 打掃乾淨 好預備立壇 地方說 就是觀音寺潔淨 可是廟裏有個老和尚 又癩又聾 白日上街上化小緣兒去 晚晌回廟睡覺 李小短一聽 腦袋搖的車輪子似的 連說不行不行 那個廟我知道 又小又窄 容不開幾十口子人 如何能行 還得找別的廟 非得有兩層大殿 東西配殿 方才相宜 地保說 村兒倒有一個老爺廟 非常的寬闊 可就是有三個和尚 羣房都租着鍋夥兒 賣酒的賣油的都有 透着雜亂點兒 不甚清靜 再說和尚也不認識 李小短一聽說 和尚恒寬 我認得他 不願意也得願意 硬抬胳膊 不叫立壇 他怎麼配哪 我姓李的還是在老爺廟立定了壇啦 明天就把和尚跟鍋夥兒滿逐出廟外 倒騰誰行誰不行 說罷伴伴不睬的去找村正會首 先到會首的家中 推門就進去 會首一見李小短起心就慌的慌 李小短對於村正還有個面子 上前作揖行禮 村正趕緊把李小短讓進家中落坐 有場工給倒過茶來 李小

李 小 短

十三

小小日報社印行

實 事 小 說

李 小 短

十四 小小日報社印行

短遂把高麗營有大師兄要上本處立分壇的話一說 已擇定村頭老爺廟 明天還得由東端有頭有臉兒的人在村頭迎接 村正焉敢駁回 只好連連答應 兩個人一核計 一共約出二十位上戶 第二天在村口迎接義和團 李小短又說還得由各家鋪子住戶 攢錢 預備米麪糧食 香油蠟燭 必須次日一早預備齊全 師兄們到了廟內就得送去 村正一一的俱都答應 李小短方才告辭而去 乾脆到了第二天 李小短約會出本地一幫 都是他的拜兄拜弟 一早時候來到村口老爺廟 進去將和尚恒寬找着 李小短首先說 恒師夫你今天得把廟騰了 所有羣房租的鍋夥兒也都撞的乾乾淨淨 不許容留一人 我們在這裏要立義和團的神壇啦 李小短說完 把和尚恒寬吓的顏色更變 心說這不是謠言嗎 無緣無故 得把廟騰了 當時跪下給李小短直磕大頭 說李大爺我們師徒就仗着這座廟吃飯活着 躺若把廟佔了去 我們可上那裏存身去 咱們村子裏有的是空廟 可以立壇 望求李大爺行個好吧 李小短不等和尚說完 立刻把眼一瞪說 騰也得騰 不騰也得騰 義和團要立壇誰敢攔阻 你今天不騰廟 你就是二毛子 回頭先拿你開刀 恒寬一聽 急的滿頭是汗 嘴裏不住哀告 後來李小短說 這麼辦吧 你師徒爺兒三個挪在觀音堂破廟去吧 好在還有幾畝香火地 壇上不要 鍋夥兒我犢他們就是啦 恒寬無法 只得就如此吧 當時收拾了收拾 帶着兩個徒弟上觀音堂去啦 他們師徒走後 李小短同着十幾個土棍來到

實 事 小 說

羣房之中，瞪着眼睛，睜鍋夥兒。人家全是老實頭，作小買賣兒的人，不敢叫橫。況且李小短惡名，人人都知道。沒事生非，誰能跟他作對兒？連廟裏的和尙都趕走啦。這些鍋伙兒，竟其得攪啦。李小短還是不給容工夫兒，說話立時就得騰房。各岸的人趕緊拾掇挑子，有拾掇車子的，七手八腳，不大工夫兒，俱都騰空。李小短留下兩個人，打掃佛殿，暫看廟。他然後才回家。耗到午錯時分，李小短約會衆人，一齊到村頭小茶館兒候。等高麗營的義和團，衆人在小茶館兒坐了一會兒。每人剛喝了兩碗茶，就聽有銅鑼響亮，並有吹竹筒子的聲音。李小短說：衆位老哥兒們走吧。大師兄來啦。說罷，站起身來，首先出了茶館兒。衆人在後面相隨。大家齊在村頭站立觀望。就見由正東走來許多人，全是紅布蒙頭，各手抱單刀，爲首的就是周老。這撥兒義和團，足有一二十口子，走到村頭，李小短衝着義和團先來了一個羊羔吃奶，直溜溜一跪，嘴裏還不住的念彌陀佛。村正保甲，以及東壩有頭有臉兒的商家住戶，也都跪倒大磕其頭。這撥兒義和團大模大樣的，由衆人面前經過，瞧了瞧大家。義和團的大師兄周老，直嚷說：這些個人都是好人哪。沒有二毛子呀。內中有老實莊稼人，乍看見義和團已吓戰戰兢兢，又聽他們一嚷，更害怕啦。當時又不敢撒腿跑，只好跪着哆嗦。李小短站起身形，跟周老說：知道師兄們駕臨，已打掃出老爺廟爲公壇。周老說：好，頭前帶路。李小短答應了一聲，便在頭裏走。義和團過去。

李 小 短

十五 小小日報社印行

說 小 事 實

李 小 短

六 小小呂報社印行

村正會方才起來 跟在後面 少時來到老爺廟 李小短回到大殿之中 大師兄周老 先燒上一股高香 又焚了一道表文 上體之後 假裝瘋魔 推李小短爲本處壇上大師兄 立刻給李小短蒙上紅布 練習上體 怔說衛東南磕三個頭就有神仙附體 李小短衝東南磕了三個頭 嘴裏咕嚕幾句 李小短並不覺呼怎麼樣 心說這簡直是地道隱人大吉 李小短本是機警人物兒 心裏雖然明白義和團是隱事 既要打算利用 就得隨聲附和 不能揭穿 只好也跟着一路裝瘋 將別的義和團手中單刀接過來 耍了盪刀花兒 然後呼哧呼哧的上體啦 嘴裏喊道 我乃是齊天大聖孫悟空下界 專一保清滅洋 爾等們閃開了 大伙兒一聽是孫猴兒下界 全都直吐舌頭兒 立刻都跪下大磕其頭 李小短當着大衆 一舉猴兒 周老說 請孫大聖上殿 哪 李小短進了大殿 在供桌前一坐 來的衆義和團一齊磕頭 村正又燒了一股高香 門口兒早插上黃旗 周六又請李小短下體 李小短打了個哈式算是下了體啦 說話天已不早 單找一間羣房 作爲廚房 有會做飯的義和團撤去紅布包頭 下廚房刀杓亂響 作起菜飯來 大師兄噴着沒有葷油大肉啦 村正趕緊打發人到集上弄來一口黑牲口 宰了大燉着 衆義和團大吃燉肉烙餅 吃完沏上小葉茶 坐着聊天 村正會首問了周老那天回去 周老說第二天就走 村正會首告辭回家 等着次日送衆位師兄回去 到了晚晌 李小短陪着周老等人在廟內說話兒 並沒回家 左

實事小說

不是講究些個慘殺同胞 以洩私憤的種種殘酷行爲 大衆一直說至半夜 方才安歇睡覺 及至到了第二日天明 衆人起來 漱口淨面 喝茶閑談 李 SHORT 讓周六一帶兒人吃過早飯再走 周老依實 大衆足吃了一頓方才掌號敲鑼 都衝佛像打了問心轉身出廟 李 SHORT 帶着他這幫兒狐朋狗友送出山門以外 這工夫兒村正會首 以及有頭有臉兒的商民住戶 也都到啦 大家一齊將周老這羣義和團送到村口 方才回來 自打李 SHORT 把高麗營的義和團請來立壇 早已鬧動了東嶺全城 一般瞎摸海無頭蒙 全都喝了蜜似的 齊到老爺廟來觀臨 但見廟外插着大旗 廟裏頭是香烟燎繞 殺氣騰騰 疑惑着是個樂意兒似的 於是陸續着進去燒香磕頭 拜見大師兄 李 SHORT 情愿在壇上當義和團 來了總有二三十口子 所有壇上一切米麵糧食 香油茶水 煤爐炭火 連紅布單刀 都是闔村攢錢 供應神壇 這些個義和團每天吃飽喝足 任事沒有 便街市上招搖 李 SHORT 時常往家裏頭扛糧食 焦氏吃的也是壇上的 無人敢說個不字 李 SHORT 這天想起本村中開豆腐房的王老好兒 那天去賒豆腐 王老好沒賒給他 李 SHORT 懷恨在心 暗想何不帶着壇上的衆師弟們前去報仇 証說他是二毛子 以洩胸中的私憤 李 SHORT 想罷 立刻帶着二十個義和團各執單刀 由老爺廟內出來 齊奔豆腐房而來 相離不遠 一會工夫就到啦 李 SHORT 在前頭 一撇豆腐房的破草簾子 挺身而入 彼時王老好兒跟他老伴正磨豆腐呢 猛見李

李 SHORT

十七 小小日報社印行

李 小 短

十八 小小日報社印行

李短頭蒙紅布 手執剛刀 氣哼哼的走入 心中吓了一跳 後面忽然跟着闖進許多義和團 都拿着明晃晃的單刀 李短用刀一指王老好兒公母倆 口中說道 好一個孽畜 你是個老奉洋教的 快跟着我們走 別叫師兄們廢事 王老好兒夫妻一聽登時把真魂吓掉 渾身立抖 體似篩糠 當時不住的哀告說 李師兄千萬不要錯認我們實在是佛教人 並不是二毛子 李短如何聽他那套 立刻喝令義和團過去揪 王老好兒老公母倆 天生的窩囊老實 焉能抵抗這羣土棍 大伙兒連推帶搯將王老好兒夫妻拉在豆腐房的門口兒 李短衝東南磕了三個頭 一路呼哧 站起來舉力直奔王老好兒 大伙兒嚷嚷跪下跪下 此時街上看熱鬧的人很多 因素日懼怕李短的氣魄都瞧着不敢上前保留 李短奔到王老好兒的跟前 舉刀就砍 衆義和團幫着一陣亂砍亂剝 王老婆兒在旁邊兒看着心中難過 五內如焚 當時破口大罵 李短更火兒啦 說了一聲衆位師弟們動手哇 話言未了 李短擺刀照着王老好兒的老伴兒頭頂砍下 王老婆兒登時翻身栽倒 衆人過去一路亂剝 可憐王老好兒夫妻 煞時之間 俱已死於非命 砍完王老好兒夫妻 李短又要放火燒豆腐房 算是房東崔大個子 素日跟李短有個交情 出來相攔 死說活說的 李短方才沒燒房 帶領着大衆 洋洋得意的走啦 街上扔着王老好兒夫妻的兩口死屍 由地保先用蘆蓆遮蓋 彼時是暗無天日的年頭兒 義和團隨便殺人 也不用請地方

實 事 小 說

官檢驗，由地保弄口火匣子就埋啦。李小短殺完王老好夫妻，往回路而走，正走在村中一家住戶門前。李小短忽然心中一動，想起這家兒姓吳，叫吳三的來啦。平常走在街上，面子上老帶腫不起我的樣子。今天一不做二不休，莫若也把他們全家結果了性命，想罷，招呼衆人一擁而進。鄉下又是籬笆門兒，一脚就踹倒啦。吳三此時在家睡覺哪，當時驚醒，披衣下地。吳三媳婦兒在院喂小鷄哪，看見衆人進來，吓的直哭。吳三也由屋內出來，見是李小短手執單刀，奔了屋子來啦。心說今天遇見這小子，自己恐怕凶多吉少，只得跪在當院。大磕其頭，嘴裏直念彌陀佛。李小短不容分說，直奔上前，擺刀就砍。這工夫兒衆人把吳三媳婦兒也砍死在院內。李小短砍完吳家剛要走，又聽屋內有小孩兒啼哭，復反進了屋子，將吳三跟前的一個小孩兒，也給砍死在炕上。砍完孩子上院找着柴草，垛放火燒起活兒來。烈焰騰空，把房子燒了個乾淨。李小短這才心平氣和，帶着一幫兒義和團，回歸老爺廟而去。自從李小短殺開了頭兒，所有東壩住戶商民，素日跟李小短稍有嫌隙的主兒，無不耽驚害怕。惟恐他尋仇報復，甚至把房屋田產拋棄，逃到別處躲避沒走的。李小短便帶領衆人去殺砍燒房，橫行無忌，殘忍已極。住戶們對於李小短，全畏之如虎。李小短鬧闖了些日子，在東壩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不但殘害黎民，外帶着隨手兒往家就拿銀錢首飾等物。這小子所搜足啦，一臘義和團的來派不正，他把大師兄的交椅，推

實 事 小 說

李 小 短

二十 小小日報社印行

給別人坐啦 這小子將弄的錢財 當作資本 改作販私酒的營生啦 好在他手下餘黨衆多 耳目甚靈 不用打算犯案 說話已到了七月中旬 各國聯軍 由大沽口登岸攻打北京 這天李小短上葦溝背私酒去 走在半道兒上 見有不少逃難的鄉民 老少少 男男女女 扶老携幼 內中有兩三個熟人 遂即上前一打聽 人家說李大爺可了不得啦 大事不好了 李小短說 何事驚慌 人家說 各國洋兵業經上岸 殺來殺去 堪堪殺到我片來了 李大爺你可要早作準備 李小短聞聽 當時也吓了一跳 一怔兒 人家說完 慌慌忙忙的走啦 李小短心說 洋兵來啦 可不是兒戲的事情 打頭東壩老爺廟的壇 起初是我立的 團頭的名目可担不了 趁早兒蹣回去 解散這幫義和團要緊 想罷抹轉身形往回就跑 一氣跑回東壩先到了老爺廟 將洋兵殺來的信息 告知了大衆 太衆一聽 立刻也傻下去啦 當時面面相觀 無計可施 李小短說 衆位先不要着慌 不要緊 洋兵一時也到不了哪 抓早兒把紅布手巾單刀 銷滅了 門口兒插的那兩桿保清滅洋的大旗 趕緊撤下來 也毀啦 另換兩桿大日本順民的白旗 管保平安無事 衆義和團聞聽有理 立刻將義和團的東西歸到一塊兒 紅布旗子用火燒啦 單刀扔在村口的水井裏去啦 李小短由家裏找來兩塊白布 寫上順民二字 白旗插在村口 李小短家中門口也插上順民白旗 廟裏有的是白麵 李小短讓衆人蒸了幾甌饅首 又燒了幾桶開水 到了後半天兒 洋兵果

說 小 事 實

然來到 就聽村子外頭洋鼓洋號聲音 吹吹打打 李小短不敢怠慢 立刻督促大眾挑着水担 舉着幾層饅首跑到村頭 衝着洋兵大隊 直溜溜兒一跪 李小短手裏搖着一面白旗兒 咕咚咕咚直磕響頭 嘴裏不住的說 洋祖宗們由外洋來到敝國 遠路豐城 我們這塊兒早就預備下開水乾糧 洋祖宗可以填補填補 餓啦吃饅首 渴啦喝開水 洋兵是成着隊伍 看着李小短跪在前面嘴裏都都靈靈的 不知說些什麼 可巧兵官通曉中國語言 又見李小短手舉順民的白旗 知道是善意 當時傳口號停住隊伍 兵官下馬 問此處有地方兒可以屯駐沒有 李小短說有有 關帝廟有的是閑房 走吧 我頭前帶路 說着站起身來 在洋兵前頭走 洋兵跟在後面 不多時已然來到老爺廟 兵官一瞧羣房不少 於是暫住在老爺廟內 衆人又把饅首從新串了氣兒 又燒火熬小米兒粥 足拍洋大爺的馬屁 李小短非常的會獻殷勤 把兵官哄的心花俱開 當時給李小短寫了幾張洋文的護照 不拘幹什麼都可以通行無阻 遇有洋人阻撓 可以拿出護照來就行啦 又給李小短在白旗子上面寫了幾行洋字 嗣後不論再有那國洋兵經過 自要看見洋文的白旗子 就能不進村子 李小短接過洋文護照並洋文旗子 如獲至寶一般 磕頭如搗蒜相仿 洋兵在東場住了兩天 李小短沒事兒領着洋兵在本村子裏一搜尋 什麼小鷄子 雞蛋 反正跟李小短不來的人家兒 帶着洋兵就進去搜翻 好在洋兵第三天頭兒上拔隊走啦 洋兵走後

李 小 短

二十一

小小日報社印行

實 事 小 說

李 小 短

二十二 小小日報社印行

李小短在本村子裏頭 揀那闊主兒保險 分頭二三等攢錢 頭等住戶拿一百兩 二等住戶五十兩 三等住戶二十兩 沒錢拿糧食折錢 不受保險的家家兒 過日子忒帶着洋兵殺死他滿門家眷 彼時聯軍進京 人人都抱着九死一生的心理 有逃了的 二反面來 家裏的棹椅傢具 全都搶了個一家兒淨 恐怕洋兵來了洗村子 李小短總算大得其意 各住戶沒有敢不往出拿保險費的 李小短借着洋味兒 非常之抖兩宮回鑾之後 大局才算平定啦 李小短居然弄了有好幾百兩 在東壩置了好幾十畝地 連自己原有的湊上 不到一頃也不差什麼 在本處也算是一個小財主啦 按說就應該抱頭一忍 在家裏一納福兒才是 無如李小短天生的貪得無厭 慾望難填 變着法子 各處找錢 彼時請政府跟各國訂定了庚子條約 大局粗定 近郊一帶 出去十里八里的 土匪鬧的挺凶 路劫明伙 一天不定有多少擋子 李小短看着路劫明伙 財來的容易 自己仗着有洋人的護照 可以橫行鄉里 李小短這天晚晌 偷偷兒帶着媳婦上村頭井裏 打撈從前當義和團的單刀 撈了半天 算是撈上一把來 趕緊回家去 當天晚晌 我塊磨刀石 把單刀磨了個明亮 磨完了刀這才睡覺 到了次日清晨起來 吃過早飯 找出一塊包袱來 將單刀裹起 褪入袖口之內 由家中出來 溜溜噠噠 一直走了有十幾里地 不歸東壩 又是一個村庄兒啦 繞過村頭 一看四面八方甚是荒涼 正南有人家一座墳地 四面有許多松柏樹

李短走入樹林子之內，偷眼望大道上看着，待了不大工夫，忽見由東往西走來一人，年約四十來歲兒，穿件毛藍大褂兒，手中拿着一個包袱，看那樣子，倒像是個買賣人，大概是在鄉間住，在城裏頭作生意。李短看的清楚，容這個走到樹林前面，當時便從樹林子裏蹣出，橫身把行路的這個人截住，復由袖內把單刀抽出，包袱抖落開了，迎面一亮，口內說道：「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有人從此過，須留買路財。」牙崩半字說沒有，一刀一個不管埋，來者羊孤雁，快快留下買路金銀，放爾過去。行路的這個人，猛然間見有劫路人，吓了一跳，又見李短手裏舉着一把明晃晃的刀，更吓的骨軟筋酥，遂顛頭巍巍的說：「我這是剛由家裏出來，要上城裏頭去，腰裏實在沒帶多少錢，求好漢爺饒命吧。」李短開聽，登時把眼一瞪，說：「你趁早兒不用跟我來，這宗軟磨兒，快把衣裳脫下來給我留下，只要一就，誤工夫兒，我就要你的命。」吓的這個人哆裏哆嗦的解開鈕扣兒，將長大衣服脫下來。李短上前又搜了一回腰兒，把人家腰裏帶的褡褳也給摘了，褡褳兒裏還有二兩銀子銀票，十八吊錢，兒一支磁烟壺兒，一個炭胆烟碟兒。李短將人的褡褳兒揣在他的腰內，又要扒人家的汗褂兒褲子。這個人爬在地下直磕頭，一路苦央告。李短才發了點兒善心，把這個給放過去。李短是頭次出來劫道，究竟有些個胆虛，趕緊把劫下的衣服用包袱包好，斜插着背在背後，把單刀照舊插入袖內，忙忙的跑回家去。

啦 到家把包袱往炕上一扔 樂嘻嘻的跟他媳婦兒焦氏說 嘿 你看看我作的頭號買賣 焦氏早知道他是劫奪去啦 心裏別提有多喜歡啦 要不怎麼說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哪 焦氏也跟李小短一樣性質 如同母老虎相仿 夜叉的厲害 聽他爺們出去劫人 他不但不勸化 反倒高起興來 立刻上炕把包袱打開一看 見有兩身衣服 長衣服雖然是布的 外套兒馬褂背心 全是緞子的 焦氏說 就是這幾件衣裳嗎 沒有銀子嗎 李小短說 爲什麼沒有哪 說着由懷裏把褡褳掏出 遞給了焦氏 焦氏從褡褳兒裏把銀票錢票兒拿出來 更喜歡啦 遂說 銀票可不安當 招呼人家進城掛失票去 李小短哈哈一樂 多多行啦 三頭五兩銀子 人家錢鋪不給他那們支使着 焦氏一聽 這才放了心 公母倆晚晌吃的是包餃 子到了第二天 李小短吃出甜頭兒來啦 拿上單刀包袱 又往西走出幾里地去 在大道邊兒一蹲 淨等過路兒的孤行客人 這回等的工夫兒不小 約有兩個鐘點 好容易瞧見由西邊兒來了一個少婦 騎着頭小毛驢兒 後頭有個男子給轟着 顛兒顛兒的 走了個挺快 騎驢的堂客也就是二十來歲兒 梳着個馬尾鬚 穿件毛藍褂兒 半大金蓮 後頭跟着的男子 頭戴毡帽盔兒 腰裏掖着桿銅嘴兒的漢烟袋 一望而知是老媽兒男人 上京接媳婦兒回家 男子還扛着個褥套 李小短一擺單刀截住去路 老媽兒男人兒吓的不敢言語 李小短說 快下來把褥套毛驢兒 連頭上的首飾都摘下來給我 兩

實事小說

個人如何敢違拗 老嫗兒下了驢 將頭上的耳挖子扁簪摘下來 雙手奉送 全交給了李短 李短又叫把褲套放下 爺們無法 只得將褲套放在就地 李短還不容應 叫男女二人各把外頭穿的衣裳脫下來 兩個人含着眼淚兒把外面衣裳也給脫了下來 放在就地 李短一揮手說 你們給我滾球的吧 夫妻二人委裏委屈的往北去了 李短把東西拾掇了拾掇 騎上毛驢兒 回家而去 到了家下驢進院內 拴在小棗樹上 把褲套手巾包兒拿到屋內 交給了焦氏 焦氏見爺們出去工夫兒不大 又是衣裳又是首飾 這下子更樂飛啦 簡段捷說 李短每日出去劫奪行人 因為他天天換地方兒 不在一處作案 又是個獨賊 故此永久沒犯事 李短胆子越來越大 好在他不在東場那一帶行搶 方近五里三村兒的人 雖然都知道他幹這宗營生 誰也不肯給他壞事賣底 這天晚晌約有掌燈時分 聽外面有人打門 直叫李大哥 李短聽着像是熟人的聲音 趕緊出去開門一瞧 原來是集鎮上開寶局的大肚子蛤蟆趙七 跟孫二怔頭來啦 李短一見 說喝 那陣風兒把你們二位給吹了來啦 走吧走吧 裏邊坐着吧 於是將孫二怔頭趙七蛤蟆讓進了屋內 又給焦氏引見了一回 焦氏忙着燒火作茶 孫二怔頭說 我同趙七哥是夜貓子進宅 無事不來 現在有筆大財發 非李大哥出頭伸手給辦不可 李短說 什麼財呀 我倒得聽聽 孫二怔頭說 離咱們東場往東八里以外 有家兒財主家裏是有五六頃地

城裏還有錢鋪的買賣，聽說他們家裏沒什麼男子，打算夜裏伸手碰他下子明伙。可不知道李大哥你有胆子沒有？李小短一聽孫二歪頭所說的話，心裏有點兒遲疑。當時說道：「這個勾當我可辦不了，胆子却有，可也得分什麼事。」孫二歪頭見李小短透着滑頭，遂說：「孫二弟你說的這些個話，我實在不明白。」孫二歪頭尚未答言，大肚蛤蟆趙七答了箇兒啦，說實對李大哥說：「咱們都是合字並尖字兒，一個跳板兒上的人，誰也不必瞞着誰。我跟孫二弟合伙，鬼時常作號買賣，無非全都是狗頭一食，並沒得着什麼大宗兒情事。如今聽見這個財主家水大財多，故此來找李大哥商議，您一跟我們裝傻充怔，可就不對啦。」李小短聽趙七之言，也就不能隱瞞啦。當時說道：「趙七弟你的寶局事由兒不錯呀，怎麼又幹起這個來啦？」趙七說：「咳，別提啦，寶局從先倒是不合忽，沒想到自從洋人一進破城，市面兒蕭條，要家兒逃的逃跑的跑，簡直的沒人在寶局賭啦，所以不能不把局收起來。家裏剩了幾個錢，也全都交了朋友啦。咱們哥兒們沒錢花如何受的了？所以跟孫二弟一同出來，幹些現成兒的事。」李小短聞聽這才明白，道說：「咱們去急的說快餉，這家兒財主家裏究竟有多少人？咱們先得計議好，可別打不成米把口袋丟啦。」趙七說：「就是這樣哪，要說這家財主家裏，場工有個五六個人，咱們要去的話，少者得有十口子，還得弄他兩桿快槍，淨是單刀木棍，可透不穩當。」李小短說：「約人弄洋槍這兩件事，滿交給我也

實 事 小 說

致於帶道巡風你們哥兒倆去辦 那們訂規那天下手哪 趙七孫二侄頭一齊說道
我們是磨房的驢 聽喝啦 我們好比李大哥跨下之馬 揚鞭即走 停鞭即住 任憑
李大哥調遣 您說多會兒下手就多會下手 李小短翻服想了半天 說咱們訂規大後
天晚晌 掌燈時分 在村頭老爺廟會齊兒 不見不散 趙七孫二侄頭兩個人說很
好很好 就是那樣辦吧 三個計議已定 趙七孫二侄頭站起身來 告辭回家 李小
短將他二人送至街門以外方回 便跟他媳婦兒焦氏商議約請何人 焦氏說 要約就
得約自己人 還能約外人嗎 李小短說 約人那層倒還容易 惟獨洋槍不大好找
焦氏說 我娘家有兩桿 可不知道有槍子兒沒有 你明天去躡問一問 李小短開聽
說對 心想岳父焦大已死 還有兩個小舅子 一個叫青頭蛇焦小六 一個叫山豹子
焦小七兒 平常也是鬧騰 短不了出去明伙搶劫 李小短被焦氏一句話提醒 心說
可以就便邀他入伙 李小短想罷 又跟焦氏商議了會子 然後這才睡覺 到了第二
天一早 李小短起來 便就上焦家啦 及至到了焦家 因為天氣甚早 焦小六兒焦
小七兒 並未出門兒 全都在家 李小短便問焦小六兒洋槍在家沒有 焦小六兒說
洋槍倒是兩桿都在家攔着哪 不知您有甚麼用處 李小短便把大肚蛤蟆趙七約去
打槍的話 從頭至尾 說了一遍 並約焦家弟兄後天晚晌 一同前往 焦氏弟兄聽
見發財 當時很是高興 慨然應允 說妥了槍多少金銀 大家平分 李小短又問有

李 小 短

二十七

小小日報社印行

子彈沒有 焦小六兒說 有槍沒有子兒還成啦 槍子兒足用 李小短聞聽放了心 定規準了後天掌燈時分 都在老爺廟聚齊兒 李小短由焦家出來 順便把土蜘蛛孫九找着 將孫九也約上啦 回家之後 又約上他兩個拜弟 人算是不差什麼啦 展眼之間 已到後天 掌燈時候 李小短仍然把單刀褪入袖口之內 短衣襟小打扮 拾掇緊襯倒落 由家中出來 近奔老爺廟 及至到了廟內 趙七等人早都在那塊兒等着哪 就是焦家弟兄未到 李小短頗爲着急 心說那天業經訂規妥當 萬不能乾曬臺呀 大伙兒都說再等一會兒也就來啦 大衆正在談談論論之際 這工夫兒焦小六兒焦小七兄弟二人 從外面來啦 李小短兒說 你們哥兒倆怎麼倒來晚啦 焦小六兒說 咳 別提啦 因爲洋槍簧壞啦 拚掇了半天 修理好啦 這才往這塊兒趕 所以來遲了一步兒 應該罰酒三盃 叫諸位受等 李小短當時又給衆人引見了一回 此時天已不早啦 李小短說 咱們慢慢兒的踴躍着吧 衆人一齊答應 於是同出老爺廟 近奔財主家而來 天也就在二更時分 大家離財主家不遠 大肚蛤蟆趙七說 回頭咱們若是到了那塊兒 究竟如何下手 事先也得商量好了 省的臨時慌亂 趙七語言未了 土蜘蛛孫九說 這裏頭就是李大哥爲尊 咱們都應當聽李大哥的指揮 大伙兒俱都一致贊成 李小短只可點頭答應 遂說 諸位既是這樣捧我 義不容辭 只好勉爲其難 回頭孫九弟叫門 自要門一開 大衆一齊闖進 孫二

實 事 小 說

弟與其餘的衆位 把場工們捆上 焦家弟兄 持槍威嚇事主 我與趙七弟搜搶金銀搶完出來 大衆四散走着 都在老爺廟會齊兒 再分財帛 人頭份兒平均分配 不許爭多爭少 大家一聽 都說好啦 我們謹遵台命 大衆說着話兒已然來到 趙七用手一指 說你們諸位抬頭 就是這個門兒 別往前走啦 大家抬頭一瞧 見座北朝南 有個廣亮大門 一片全是瓦房 東邊兒有一溜場房兒 外表頗爲宏麗 倒像是個財主 李小短說 孫九弟上前叩門 孫九開聽 立刻上台塔 伸手連拍幾下門環子 裏面並無人答應 只聽看家之狗狺狺直吠 一陣亂咬 孫九是心裏着急 緊自一打門環子 叭叭山響 又待了會子 這才聽見裏頭有人問道 何人叩門 孫九說 開門吧 是我 少時呼嚕一聲 門分左右 大衆不容分說 往裏就闖 開門的人剛要問找誰 李小短揚手照定臉上就是一個大耳瓜子 就聽叭的一聲 還是十足勁兒 打了個挺脆 開門的人 原來就是這家兒的場工 約有二十來歲兒 渾拙悶怔 被李小短打的臉蛋子發燒燎熱 用手捂着臉 嚶嚶嚶的直哭 李小短說 你嚷嚷就宰了你 說着用單刀照着他面上一幌 吓的場工也不敢嚷啦 李小短便叫孫二怔頭把場工捆起來 說罷過來兩個人用繩子便把場工捆起 然後大家往院內近奔 迎面又走出兩個人來 大概也是場工 皆因聽見門外一陣亂雜 又聽嚶嚶一聲 不知是怎麼回事 故此也打算出來瞧瞧 誰知走在院子當中 見對面進來一羣人

正在半夜三更，也不知多少，剛要開找誰，焦小六兒把洋槍裝上子彈，望空放了兩槍，噹的一聲，李小短說：「你們一嚷，用槍就把你們打死，誰是當家的快說。」場工說：「我們不敢嚷，當家的上了城裏頭啦，上屋之中，就是婦女們啦。」李小短叫焦小七兒把幾個場工全轟在一間屋子，托着洋槍，看守屋門，不許出來。大眾這才上了台帮石，踹砸上房的屋門，兩脚就把隔扇給踢下來啦，擁進屋內，一燄火把，把棹子上的油燈點着，原來李小短他們進了院子，一放洋槍，屋子裏的婦女早就吓的直哆嗦，趕緊都由炕爬起，也不敢點燈，用椅子直頂門，那如何頂的住，及至李小短把門踹開，點上了油燈，三個婦女都慌作一團兒。李小短手中舉着單刀，衝着三個堂客說道：「你們打算活，趁早兒告訴金銀收在那兒啦，別叫我們廢事現翻抬，要是不打算活着，你們就不用說。」這三個堂客瞧見衆人都是一臉的橫肉，凶狠異常，每人手內全拿着傢伙，焉敢不說，遂接接巴巴說：「銀子都在銀櫃裏攔着哪。」李小短一看，銀櫃鎖着，又跟婦女們要鑰匙，婦女說：「鑰匙被當家的帶走啦。」李小短也不再要，走至銀櫃前頭，用單刀使勁一撬，便把銀櫃的蓋兒撬開，看見櫃裏頭放着許多鏤子銀錠小元寶。李小短一見，心中甚喜，當時分着包了兩包袱，然後又把炕上的箱子砸開，搜檢了一回，到了兒又搜去兩頭金首飾，三幅銀鐲子。李小短回手交給了趙七，也都包在包袱之內。李小短見沒有什麼值錢的啦，然後這才同着大眾出門。

實事小說

四散陸續回到老爺廟，平均分贓。衆人把金銀首飾以及銀錠等物分到手內。這才各自回家不提。翻回頭來，再說失主老當家的。次日由城裏走回歸家內，婦女跟場工將被明伙搶劫的話告知老當家的。老當家的一聽，甚是着急，立刻寫好了失單，進城在大興縣報案。大興縣派委員下去勘察了一回，應許着給上緊拿人。事情過了有一個多月，始終也沒辦着。這案就算因循，不意焦氏弟兄，訴說金首飾裏短了兩件兒，說是被大肚蛤蟆趙七給昧起來啦。找到李小短兒家內一提，李小短說當晚亂亂哄哄的，也沒理會。焦小六兒焦小七兒都不是省油兒的燈，拿洋槍還上趙七家裏找趙七滾了一蛋。過了些日子，孫九因為跟別人路劫來着，被外營給辦下去啦。好在並沒往出拉這些人。李小短一想，跟這幫人兒在一起作案，長了一定沒好兒。分贓不憤，就許出了樓子，靠着自已單獨着吧。後手這些人又找了兩回，李小短去搶劫，都被李小短謝絕啦。李小短在老爺廟內立了一個私設場子，收了十幾個徒弟。每天在場子裏練習拳腳，也是大案賊換取燈兒，遮掩身子。李小短拳腳的三節衝，對於粗糙拳腳也明白幾手兒。這些個徒弟跟着李小短學拳腳，並不給錢。兩壽給送點兒茶葉點心等類。有一天晚晌，李小短一人在村子外頭蹲着出大恭，猛然間瞧見南土坡兒上有一個綠火球兒。李小短出完了大恭，奔到土坡兒上一細瞧，這個綠火球兒，趕情是從一座廟頭兒上冒出來的。李小短心裏方才了然，綠火球一

定是陽人的頭髮 放出燐光 李小短站在墳頭兒旁邊兒瞧了半天 心中忽然一動 暗想自己竟在城外頭路劫明伙 一個人兒顯着太單 人多了又容易破案 莫若改行 偷墳掘墓倒是發財的營生 晚晌出來 人不知鬼不覺 把墳挖開 棺材撬起 殉葬的珠寶金銀 由着性兒拿 拿完了再把棺材蓋上 誰也不知道 較比明夥執仗強的多 李小短主意已定 然後回歸家內 到了第二天清早起來 喝完了早茶兒 洗完了臉由家中出來 去至野外荒郊 竟留神察看那一座墳地大 以便晚間去掘墓 看了幾座大墳地 無奈都是泊頂 磚砌的非常結實 不能下手 再不然人家看墳的就 在墳地旁邊兒住 也不能公然下手 李小短心中甚是着急 一想必須得出去十里八 里的 或者許有大墳 李小短想罷 復又往前溜躑 走出足有十里子啦 但見路 北有座大墳院 磚砌的泊岸 種着不少的樹木 門槐松墻子櫻楊等等 前面有夸蘭 牆 明堂柵欄兒 氣數宏壯 看墳的住的甚遠 李小短跟方近揀糞的人一打聽 才 知道這座墳地 是城內某大戶的陰宅 一共有三座墳頭兒 李小短把方向記清 然後 回家 在家吃過了早飯 這才上老爺廟去教徒弟們 拜謁 在老爺廟待了會子 耗到 太陽落的時節 回家吃晚飯 晚飯吃畢 找出一把小鐵鏟兒 一把小鋤兒 一把快斧 子 然後出離家門 近奔墳院來 及至走到墳院 天也就小二更子啦 但見四野無 人 又是月黑天方近又無住戶 連條狗都沒有 李小短欠身鑽入墳院之內 當中的

實事小說

墳頭兒甚大 李小短由墳後先挖了一個大窟窿 順着墳頭兒挖了一個地道 然後順着地道 將身子躺下 往裏就鑽 鑽了足有半個更次兒方才鑽到墳內 用手摸着棺材 拔出斧子來 照定棺材幫上 連砍了兩下兒 也搭着埋的年深日久啦 棺材已經糟爛 被斧子將棺材幫砍落 李小短將手伸了進去 仔細一摸 摸出兩顆珍珠來 隨手收在兜囊裏頭 伸手又摸摸出一掛朝珠來 是珊瑚子的 也收在兜囊之中 趕要又摸了會子 並沒摸出什麼來 墳裏寒氣太大 不能久待 立刻又由土道裏鑽出照舊把窟窿填好 仍由舊路而回 及至回到家內 已經快交五更啦 將珍珠朝珠取出 放在桌案之上 焦氏一看 甚是喜歡 李小短把鐵鍬斧子收起 燒火喝了會子茶 方才睡覺 一直睡到小晌午這才起來 胡亂吃了早飯 又上老爺廟去教擇日子 次日一早進城 將珍珠朝珠賣在玉器局中 一共賣了三四百兩銀子 從此又把偷墳掘墓犯法的勾當吃熟啦 三天兩頭兒夜晚出去偷墳掘墓 這且不提 單說坟主兒某大戶尙還不知 過了兩天 看坟的土地裏撲柴禾 方才瞧出被人掘了墓 不敢怠慢 當日進城 回明了地主兒 某大戶一聽 冲冲大怒 拿片子先把看坟的交丁北衙門 在外營守備衙門 大興縣 俱都報了案 上緊嚴拿盜墓之賊 沒有幾天 又有數處報坟地被人盜了墓 外營參把游都守 全都担了考程 摘去頂戴的 記過的 停升的 不一而足 左營參將 因東直汛屢出盜墓之案 連開了幾次會議 召集

李小短

三十三

小小月報社印行

實事小說

李 短

三十四 小小日報社印行

部下的將官 討論緝捕之策 提督衙門札文下來 勒令該管地面兒 十日內將盜墓人犯捕獲 否則重懲不貸 外城各將官全都冒了烟兒 營城司坊 足往下一播手下 的兵跟巡緝 給了五天限購眼線拿賊 緣營技勇兵巡緝等 便四出晒訪 約有四五天 也沒訪出痕跡來 巡緝挨打 官兒降級 外邊兒風聲甚大 李短却不以為然 照常出去作案 老爺廟這十幾個徒弟 都跟李短結成死黨 素日無話不說 李短出去偷挖掘墓 他的徒弟沒有不知道的 內中有兩個徒弟 一個叫鐵指甲宋六 一個穿山甲安四 這兩小子也是偷挖掘墓的能手 從他們上輩就幹這宗營生 鐵指甲宋六 家裏存着兩付鐵手套兒 到了盜墓的時節 把鐵手套兒戴在手上 即便就是三九嚴冬的月份兒 地凍有多堅固 自要鐵手套兒掘地 一會兒的工夫兒就能把地掘透 故此人給他送了個綽號兒 叫作鐵指甲 致於穿山甲安四也是盜墓子的 不論挖墓有無泊頂 他都能盜的了 故此外號兒叫作穿山甲 李短時常出去盜墓 並不瞞宋六安四兩個人 他且還帶着他們兩個人出去掘取 鐵指甲宋六送給李短一付鐵手套兒 李短一看鐵手套兒不是滿是鐵的 只就是指甲是鐵的 指甲帶着倒鬚鉤兒 非常尖利 手套兒是用襪縲布 按着人的雙手製成 跟洋線手套兒一般不二 李短見了這種東西 如獲至寶一般 用了一兩次 非常的玲瓏適用 李短仿手套兒的樣式 自己另製了兩付 冬天用皮子製造手把掌兒 夏天用布 指

實事小說

甲改用鋼的 較比鐵的又顯快利多啦 李小短既有這樣兒的利器 偷挖掘墓 更覺靈便啦 大家給李小短起了個綽號兒 叫作串地鼠兒 又叫土行孫 李小短自得這個匪號兒 尤其的叫了字號 所有東壩集鎮之上 所有的商家住戶 雖然都知道他幹偷挖掘墓 因為大家都懼怕他的勢力 誰也不敢出頭給他賣底 再說既不干己事 誰也不肯多事 各掃門前雪 休管他家瓦上霜 所以李小短得以任其所爲 輕易沒破案 李小短想着自己可以肆行無忌啦 大概官人也不敢逮捕 李小短胆子是越來越大 外營各將官們 對於盜墓之案 上司催問甚急 限期又將屆滿 朝陽汛的守備劉春劉大老爺 也接着上司的札文 嚴諭緝捕偷挖掘墓之賊 所有朝陽汛的馬兵巡緝等人 三個一羣 五個一伙 在各村鎮秘密訪拿 李小短帶着手下徒弟們 又由東壩往南溜躑去啦 在齊化門外 連着又盜了兩回墓 朝陽汛又算背上案啦 守備劉大老爺 更着急啦 後手稍微聽見點兒風聞 說是李小短作的案 劉守備暗暗傳知官兵人役 都在李小短身上注意 無如李小短手眼甚大 沒有縫子 不敢下手逮捕 劉春劉守備 每天夜暗之時 親身帶領汛裏的官人下夜巡查那出去總在二十里開外 跟隨劉守備的官兵 都年在三十歲以內 二十歲以外的 手底下有猝咬的 有會技藝 有會把式的 每天晚晌 全都暗帶手使的兵刃 單刀鐵尺 六轉兒洋槍 約有十來個人兒 都跟着劉守備下夜 也不打鐵絲兒燈籠 也不打梆子

鼓鑼 所爲摸黑訪查那盜墓之賊 有一天齊化門內 有個六十四人墳的大殯 是城裏頭某大宅門兒的殯 城外頭有不少的人臨殯 執事甚多 坟地是在東八里庄兒 後半天兒早有人報與李小短 李小短一聽 心中非常喜悅 便跟兩個得意的門徒 鐵指甲宋六 穿山甲安四商議晚間前去掘墓 李小短說 這回我就帶你們兩個人去 其餘的徒弟一個兒不帶 得着東西 都給你們兩個人分 一點兒我也不要 自從你們兩個人跟着我到如今 也很出過力 這次應該特別疼疼你們啦 宋六安四二人 心中甚喜 當時謝了李小短 爺兒三個各將掘墓的傢伙 暗藏囊內 這回也是活該 應當李小短犯案 並沒攜帶洋槍 爺兒三個吃過了晚飯 耗至初鼓 由家出來 近奔東八里庄兒而來 李小短師徒腳程都很快 少時已到東八里莊兒 找着一座大坟地 進去一瞧 果然有一座新埋的坟頭兒 李小短悄悄的跟宋六安四二人說道 你們個人在四外給我尋風瞭哨 我一個人兒下手 足可以成啦 宋六安四二人心想何必尋風哪 黑更半夜誰也不知道 兩個人說話答理兒的 站在坟地外邊兒 李小短一個人兒用鐵指甲掘了掘地 非常的堅硬 李小短心說一個新坟怎麼這樣堅硬哪 不如由坟頭兒往下扒 倒省勁省事 想能使叫宋六安四二人 回去取小鐵鏟兒去 其實一個人兒去取足以成啦 李小短安了一個私心 叫他們兩個人去取 爲的是把他們支走 自己一個人兒下坑兒 扒開棺材先揀好東西往懷裏揣 他們兩

實事小說

個人回來也不知道。故此李小短叫他們兩個人去。宋六安四二人走後，李小短把坎頭兒扒開，跳至坑內，用斧子將把棺材劈開，猛然間由上面跳下一人，倒把李小短吓了一跳。忙問是誰。這個人一聲兒沒言語，揪住李小短不撒手。坑裏地方兒甚小，兩個人全不能動。這個人用脚一踹坑幫，脚一滑，幹了個馬爬，把李小短壓在身底下啦。掏出繩子就捆。李小短因爲身體矮下，這個人身體高大，彷彿像半截黑塔似的，壓着李小短，李小短上了年紀，扎拌不開，竟被這個黑大個兒給捆綁結實。黑大個兒力氣很不小，站起身來，伸手把李小短抱起，往上一扔，扔到坑邊兒上頭去啦。李仰面一看，但見四圍站着有十來個人，心中料着一定是官人，還是真被他猜着啦。這幫兒人便是守備劉春，帶着手下的官人，巡更下夜，暗訪盜墓之賊。衆人走出十里以外，並沒碰見什麼。劉守備說天不早啦，咱們該着回去啦。衆人答應，於是往回路行來。不料正走到東八里莊，劉守備每遇見大坎地，必叫官兵進去仔細查看。如今走在這座坎地前邊兒，劉守備衝着衆人說道：你們誰過去瞧瞧去。內中有個叫傅太的，是個渾嚕嚕兒，年約二十來歲，遂即應聲說：我去看看去。說罷鑽進夸蘭花牆，內中還有一個叫崔常楨的，也是二十來歲，私咬棒的挺脆。他見傅太一個人兒怪單的，當時也跟着進去，誰知一探頭兒，就看見傅太跳坑去啦。崔常楨一轉身，衝着外邊兒一招手兒，劉守備情知有異，趕緊率領衆人跑進坎地之內，將

坑口圍圍圍住 及至傅太將李小短扔上來 崔常積立刻用單刀把李小短腳後跟的筋割斷 李小短說 我李小短闖蕩了一輩子啦 不想如今會栽在無名小輩之手 真是活該就結啦 劉守備一聽是李小短 當下心中甚喜 可把傅太吓了一跳 心說誰想到是李小短哪 這才叫險到極處了哪 早要知道是李小短本人兒 自己也不敢單獨下手拿他 越想倒越覺後怕 劉守備吩咐 把李小短所使盜墓的器具找齊替他拿着 所有的官兵等人 倒換着抬李小短 衆人出了坎地先回守備衙門 劉守備帶着衆人走了沒有一里的光景 有一股岔道 瞧見由正北走來兩個人 都是小打扮兒 李小短被兩個營兵抬着也看見啦 遠遠的認出是兩個徒弟宋六安四二人 李小短便高聲喊嚷說 師傅被官人綁啦 你們想法子救我要緊 宋六安四看見許多人黑呼呼的兩個人剛要隱藏起來 猛聽他師傅李小短喊嚷 就知不好 宋六便問安四幫着槍沒有 安四說 我懷裏倒掖着一枝 宋六說 我懷裏也有一枝 如今師傅被官人拿住 咱們兩個人 不能袖手旁觀 可也不知道官人有洋槍沒有 若是官人沒有洋槍 師傅當然五星有救 倘或官人有槍 咱們弟兄趕緊跑回去勾兵去 宋六安四二人商議已定 安四當時由懷裏掏出小六轉兒衝着官人這邊兒噹的一聲 放了一槍 劉守備聽見槍響 立刻也還了一槍跟着又一槍 接連着又放了兩三槍 宋六安四二人知道官人也有快槍 不敢往前闖 兩個人轉身撒腿就跑 劉守備因爲在黑夜之

實 事 小 說

間也不便窮追，看着朱六安四人走去。好在正凶已然拿着了，還是押回守備衙門爲上策。於是帶着衆官人搭着李小短往回路而走。約有一個鐘頭的工夫兒，便到了守備衙門。當晚錄了一遍草供，把李小短押在班房兒之內。因爲守備衙門沒有監獄，然後辦理公文，預備解送李小短。復又調齊汛裏馬步巡緝等人，黑夜之間，派去拿捕李小短手下的餘黨。官人走後，劉守備方才睡覺歇息。官兵各帶槍枝器械，由關廂近奔東牆，走到東牆街上，天光大亮，齊把李小短的家團圍圍住。官兵把衙門踹開，大衆一擁而入。誰知衙門是虛掩着，進去各屋裏一瞧，只有些個棹椅粗傢具，一個人兒也沒有啦。官兵知道是李小短被獲遭擒，李小短的家眷以及手下的餘黨，全都畏罪遠颺啦。官兵只好將李小短的住房封鎖，交地保留神察看。遇有形跡可疑的男女，卽行上前逮捕。地保連連答應。官兵這才齊回守備衙門交差。劉守備已經備好了公文，派了二十名精明幹練的官兵，沿路護送。押解送往步軍統領衙門。及至將李小短送到了步軍統領衙門，官兵把公文投送，人犯交解妥協。官兵仍回守備衙門，不必細表。單說步軍統領衙門正副堂，飭派司官承審盜案，案子司官將李小短提到當堂，照着朝陽汛所錄的草供，詳細審訊。李小短直供不諱，又盡情供招，收入監牢。然後辦稿呈堂，定了斬立決的罪名，打入秋後出差。簡段提說，所有李小短手下的餘黨，徒弟們，俱都逃的逃跑的跑。李小短全是自己承當起來。

李 小 短

四十 小小目報社印行

並沒往出拉人 到了出差這天 由北衙門將李小短綁至朝陽門外東大街 梟首示衆 李小短明正刑之後 東郊一帶 總算除了一大害 原辦的官兵 升級的升級 得賞的得賞 並且聽說李小短還有兩個兒子 因為有他父親的前車之鑑 極力向養 不肯爲非作歹 大概後來他兩個兒還在官場中作上事了呢 書說至此 就算告一段落

李小短小說終

言哀情小 說樂 情小 哀情 錄情哀香秋

◀ 冊一訂合 ▶

版出內日

◀ 行發社本 ▶

說小版出已社本 錄影龜形狐 娘 英 枕 綾 紅 俠 盜 溝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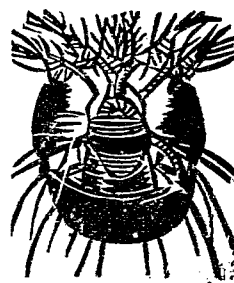
◀ 分八角一 ▶ ◀ 分六角一 ▶ ◀ 角一 ▶ ◀ 分八 ▶

◀ 費郵加不購函 ▶ ◀ 分半限只洋八票郵 ▶ ◀ 力脚無買代人報送 ▶

△疥癬聖藥▽

專治乾疥膿疥頑癬濕疥梅性疥癬等症

疥蟲放大



價目

每盒二角
五分加料
大盒五角

請注意

此藥為鄙人對於皮膚科十數年經驗之秘方醫治疥癬靈效非常實非他藥所能及也並請李文濤先生為之鑑定該方並無傳世或有假借本藥名義魚目混珠者事所不免請即注意該藥封皮印有李鐸卿照片方為真品庶不致誤

華仁大藥房

開設護國寺街西口
電話西局一七三二

版權所有

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初版

實事小說 李小短

定價大洋八分

著作者 王霄雨

校正者 渤海智仙

監訂者 章武戩僧

印刷者 小小日報社印刷部

發行者

宣外永光寺中街
小小日報社
電話南局三九三

代售者

宣外南柳巷
永興寺
及各大大書



本社將出版之各種小說

- | | | | | | | | | | |
|---------------------------|----------------------|----------------------|---------------------------|---------------------|----------------------|----------------------|----------------------|----------------------|----------------------|
| 實事
小說
庚子
遇難
記 | 俠義
小說
三奇
士 | 社會
小說
日中
魔影 | 實事
小說
朱三
禿子 | 實事
小說
人皮
靴 | 實事
小說
李五
娘 | 實事
小說
大冤
獄 | 社會
小說
殘陽
碎夢 | 實事
小說
顧曲
緣 | 哀情
小說
紅荷
夢 |
| 俠義
小說
使義
夫妻 | 俠義
小說
長節
芳魂 | 哀情
小說
玉淚 | 實事
小說
烈婦
髮中
詩 | 實事
小說
悔婚
禍 | 實事
小說
東臺
姻緣 | 社會
小說
脂粉
慈航 | 實事
小說
劫後
餘生 | 實事
小說
紅樓
遺孽 | 武俠
小說
明俠
外史 |
| 俠義
小說
宏恩
酬怨 | 武俠
小說
佛門
孽 | 哀情
小說
飄泊
花 | 哀情
小說
亂離
慘劫 | 哀情
小說
琪花
恨 | 紀實
小說
宦海
姻緣 | 實事
小說
義僕
俠友 | 社會
小說
孀母
孤兒 | 紀事
小說
苦女
兒 | 偵探
小說
明俠
外史 |

